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十國春秋卷五十七

檢討吳任臣撰

後蜀十

列傳

周仲明

胡韞

虞洸

周仲明未詳其世系居成都以術數擅名明德元年高祖病且危司空趙季良召仲明問高祖壽幾何仲明曰帝合為真王食蜀中二十年既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

曰可為金滕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為季良又問國祚修短仲明曰二紀外有真人出天下一統後其言皆驗

胡韞精天官之學明德初除司天少監三年會熒惑犯積尸後主以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召韞問焉韞對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為鶉首一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應多在秦晉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

義熙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  
皆無事後主乃止

虞洮蜀人習靈素家言有名高祖鎮西川時董璋久患  
渴疾遣押牙李彥來求醫高祖命洮往洮既至梓州璋  
曰璋之所患經百醫而無微瘥何也洮曰公之疾非惟  
渴漿而實渴士得士則不藥愈矣璋大悅時璋有據東  
川之志故洮陽以言誂之而璋不悟也洮又曰洮聞天  
有六氣降為六淫淫生六疾害於六腑者陰陽風雨晦



明也是以六淫隨焉六疾者寒熱入腹感心也是以六  
腑隨焉故心為離宮腎為水藏晦明勞瘁百疾生焉大  
都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  
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  
疾男女煩而減壽古者男子莫不戒之公今日有萬思  
時有萬幾樂淫於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璋  
稱善遣之歸

楊千度

楊千度本優也善戲猴於闌閣中常飽養十餘頭習人  
言語一日內廐猢猻維絕走殿上閣後主令人射之不  
中乃命千度執之千度謝恩訖猴十餘頭皆向殿上叉  
手拜揖後主大悅賜千度緋衫錢帛收入教坊有內臣  
問猢猻何以能人言語對曰猴乃獸實不解人言千度  
時時餌以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內臣深訝其說有  
好事者祖其意多以靈砂飼鸚鵡犬鼠等以教之

梁守珍

梁守珍後主時宦官也廣政中每值臘月內官各獻羅體圈金花對子以極璀璨之盛守珍欲得後主心乃採忘憂花縷金於花上號曰獨立僊衆皆以為不及

安思謙

王昭遠

趙彥韜

安思謙初事高祖為茶酒庫使後主踐阼與張公鐸等諧殺李仁罕由是稍稍進用未幾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廣政中復從吏誅張業于都堂已又謀盡去舊將欲代趙廷隱之位因密告廷隱謀反以李廷珪力救事得解

俄將兵救鳳翔師久無功請先運糧以為後圖後主雖  
發興州米饋之心始疑思謙矣謂左右曰觀思謙安肯  
為朕進取項之思謙待罪鳳州後主釋不問已而歸成  
都領左匡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使思謙自是  
漸慙懼不安會宮門戒嚴思謙以為將圖已也發言不  
遜且典宿衛兵復多所誅戮以示威福是時有衛士以  
壯年而為思謙所斥者後主命仍留隸籍思謙坐以它  
罪殺之後主積不能平而思謙子宸嗣裔等皆倚藉父

威恣橫國中思謙入朝遂命力士撲殺之并誅其子時  
十七年春二月也

王昭遠成都人幼孤貧年十三依東郭僧智誼為童子  
高祖鎮西川飯僧于府署昭遠持巾履從智誼入高祖  
愛其惠黠時後主方就學即留昭遠給事左右頗見親  
狎後主嗣皇帝位以為捲簾使稍遷茶酒庫使廣政十  
一年樞密使王處回勒歸私第後主以樞密使權重難  
制乃以昭遠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機務一以委之府

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加領省州刺史出為永平軍節度使不數月昭武李繼勳以目疾不能視事議以閒地處之昭遠遽以永平讓繼勳歲餘授寧江軍節度使李太后常從容言昭遠不可用後主不從未幾兼領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及入謝求解通奏職遂以左街使張仁貴為副使知樞密以代之昭遠好讀兵書頗以方畧自許先是後主欲通使于宋昭遠固爭以為不可會判官張廷偉說昭遠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黃花

子午谷出兵應之昭遠然其言勸後主潛約北漢以撓  
宋及宋師入境昭遠與趙崇韜帥兵拒戰始發成都後  
主命左僕射李昊等餞郊外昭遠酒酣攘臂曰吾是行  
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兇取中原如反掌  
比行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意氣揚揚自方諸葛亮將  
至漢源聞劍門已破遂股慄色戰發言失次崇韜布陳  
將戰昭遠據<sub>缺</sub>牀不能起俄崇韜敗乃免胄弃甲走投  
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惟誦羅隱詩曰運去

英雄不自由俄為追騎所執送汴京宋太祖詰之曰爾  
何誘昶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於本國耳太  
祖釋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初昭遠巡邊至文州見古  
冢有屍如生乃大中年文州步軍都虞候文和墓也昭  
遠命重葬之夜夢和謂曰我已為太乙真人侍者子當  
有兵力之厄既葬我可以免禍至是遂驗昭遠開寶中  
卒

趙彥韜興州順政人為本州義興軍裨校廣政末後主



遣與興國軍討擊使孫遇及楊燭為謀于宋及至汴彥  
韜潛取後主與北漢蠟丸帛書以告因言兩川可取之  
狀宋太祖并赦遇燭舉兵西入且以彥韜為嚮導未幾  
陷興州即以為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又遷本州刺  
史移澧州性兇率所為多不法部民有訴被盜劫財物  
韜之不實彥韜手殺之採取心肝民家詣汴訴冤宋太  
祖大怒杖配蔡州

論曰思謙忌功傾軋繼以跋扈其凶終宜也昭遠人非

臥龍妄擬諸葛漢源之敗出涕泣若殆易所云負且乘者乎彥韜輸情敵國名冠桑梓二心之罪要不可追矣

僧曉微

僧可朋

僧仁顯

僧曇城

僧曉巖

僧曉微有道行結廬隆州之地明德元年立碑寶林院西

僧可朋丹稜人能詩好飲酒貧無以償酒債或作詩酬之遂自號曰醉髡少與盧延讓方干為詩友來蜀與歐

陽炯相善炯比之孟郊賈島力薦於後主後主賜錢帛  
有加等是夏炯與同僚納涼淨衆寺依林亭列樽俎衆  
方歡飲自若寺外有畊者曝背烈日中耘田擊鼓罷敝  
不休可朋在坐乃作耘田鼓詩獻炯曰農舍田頭鼓王  
孫筵上鼓擊鼓兮皆為鼓一何樂兮一何苦上有烈日  
下有焦土願我天公降之以雨令桑麻熟倉箱富不饑  
不寒上下一般言雖淺近而極於理炯遽命衆賓撤飲  
可朋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其題洞庭湖水涵天影

閭山拔地形高又有詩云虹收千嶂雨潮弄半江天皆佳句也

僧仁顯博雅工文章居荷澤院為僧勤于著述廣政中撰華陽記中辨關羽墓在草場廟在荷聖寺前人缺誤多是正焉

僧曇城申天師高弟也幼精六書常學李陽冰篆法遂臻其妙

僧曉巒為

缺

夢龜弟子攻草書得張旭筆意與曇城一

時並稱

杜仁傑

楊僊公

黃萬戶

申天師

馮僊  
彭曉

丁元和

韋昉

屈突無為

杜仁傑善導氣烹煉之術高祖鎮西川時仁傑來蜀留  
詩至真觀壁間詩曰坤所載乾所燾象與形孰朕兆緯  
五行環二曜流而川何浩浩四溟晏九河導峙而山亦  
多號神有嶽山有嶠粵天壇極道妙曉孤撐未易到日  
出沒見遺照偃東西絕海徼倏光怪來熠燿大龍燭細

螢燭不恒出赴感名笙嘹亮鶴窈窕羽人路屯其要青  
螺堆玉簪峭左叅井右丹竈揭青虛不二竅昔王人往  
昭告始軒轅末徽廟接柴望咸親燎芥刼灰起天燒推  
棟宇失朱縹群鹿豕雜蓬藿予何為一來弔不勝廢乃  
大造聖之作賢者紹矧玄元語秘奧探逾遠理益耀微  
是理萬有耗文雖徑實非剽庶令來永為詔

楊僊公淄齊間道士也世莫知其年壽時或有白頭翁  
往往言自兒時見之常就鍛工家假鐵椎自擊其頂又

令人奮力舂之了無所損間入山與虎豹戲以手狎之  
皆馴服而去高祖改元前一歲僊公來蜀居峨眉山後  
不知所終

黃萬戶少為高唐觀道士學六丁法于道士張君常持  
一鐵鞭療疾輒驗時戎州刺史文思輅亦有幻術能剪  
楮為魚投盆內如生已而收萬戶鐵鞭歸去道由涪州  
鞭忽亡歸萬戶高祖召入宮以諸皇子示之萬戶乃指  
後主為太子高祖大奇之萬戶又能投符化鐵而食其

宅術皆類此

申天師者唐玄宗之裔也修道青城山有奇驗廣政末  
後主頗耽情苑囿奇花異卉盛極一時天師輒進紅梔  
子種兩粒其花斑紅六出香氣襲人後主甚愛重之令  
圖寫於團扇繡于衣服或以絹素鵞毛做作首飾號曰  
紅梔子花詔賜天師束帛天師隨手散盡竟不知其所  
之天師著有怡神論若干卷一云名迅

馮僊果州人父勝為

缺

將軍勝子修煉于岳門山一



日辭父母僊去勝立堂楹于得僊處為子僊觀遂名其山曰子僊山

彭曉字秀川永康人也廣政初授朝散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善修煉養生之道別號真一子常

分魏伯陽參同契為九十章而註之以應火候九轉

上卷

分四十一章中卷分三十八章下卷分十二章

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得一

且為圖八環謂之明鏡圖今有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

卷明鏡圖訣一卷行世

參同契通真義後序云參同契者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

諸丹經理通而契合也。凡修金液還丹，先尋天地混元之根。次究陰陽分擘之象。明水火相克復為夫妻，認金水相生反為父子。故有男兼女體，則鉛內產砂；女混男形，則砂中生汞。日者陽也，月中有烏；陽含陰也，月者陰也。月中有兔，陰含陽也。此天地顛垂真象，令達者則之。可謂真陰陽也。復有陰陽反復之道，水火相生之理。造化生成之徑，既知其徑，須原其根。根者則天地混元之根也。既得其根，須取其象。象者則陰陽分擘之象也。既得其象，須循動靜。既循動靜，須知其數。既知其數，須依刻漏。既依刻漏，須明進退。既明進退，須分龍虎。既分龍虎，則南北之界定矣。金木之形全矣。大道之丹成矣。復有內外法家，內外水火有壇竈焉，有鼎室胎馬有文象焉，有水火之候焉，有抽添之則焉，有持駕之模範有離合之形體。此皆頭頭俱備，闕一不可。志士又須徹聲色去嗜慾，弃名利，投靈山，絕常交，結仙友，隱密潛溪，晝夜無怠，方可期望。或不如是，則虛勞勤爾，故隱真君曰：

莫辭得失一志而修還丹可冀也時孟蜀廣政十年歲次丁未九月初八日昌利化飛鶴山真一子彭曉叙

丁元和未詳其何人廣政時授後主詩曰九重城裏人中貴五等諸侯閭外尊爭似布衣雲水客不將名利挂乾坤

韋昉蜀人昉常夜泊涪陵江遇龍女以騎迎入宮已而登第十年出知簡州一夕龍女遣信相召暴卒事聞于朝勅命昉充北海水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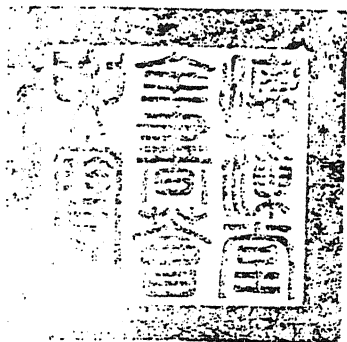
屈突無為成都人有神僊之術自號神和子越百年尚

著靈異云

宋張詠常遇道士于鄆州謂詠曰我神和子也異日見子于成都後詠守成都忽于天慶

觀壁上畫一道人肖鄆州所見視其題曰神和子詠悵然自失○瑯邪代醉編云屈突無為字無不為與郭無為名字同未審是非

十國春秋卷五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鎮健

謄錄貢生臣李敬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

五十八至  
六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國春秋卷五十八

檢討吳任臣撰

南漢一

烈宗世家

烈宗姓劉名隱祖安仁上蔡人也

冊府元龜云彭城人仕唐為湖州長史

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于泉州之馬鋪死遂塋焉

何喬

遠閩書作汰

父謙為廣州牙將

十國紀年云劉謙望宇德光亦名知謙後止名

口山劉店

謙咸通中為廣州牙將韋宙以兄女妻之

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



湘湖間廣州表諫封州刺史賀江鎮遇使以禦梧桂以

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艘諫三子曰隱台巖

巖未幾改名陟

乾寧元年冬諫卒隱居喪于賀江士民百餘人謀亂隱

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

按舊唐書崇龜官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

觀察處置等使

召隱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鎮使未幾表為封州

刺史會崇龜死二年薛王知柔代為清海軍節度使三

年冬十二月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弘玘作亂知

柔不敢進而弘玘出守端州深結隱許妻以女隱陽許

之詭言親迎遂以封州兵伏舟中夜入端州因斬玘復襲廣州斬琚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清海行軍司馬光化元年冬十二月韶州刺史曾衮與廣州將王懷合謀攻廣州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滇滄隱以部下兵殲焉居數年唐以太保門下侍郎徐彥若代知柔彥若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天復元年冬彥若卒遺表薦隱權畱後虔人盧光稠者有衆數萬據州自為刺史又取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已而進圍潮州

隱稍稍擊走之欲悉師以爭韶州隱弟陟曰延昌有虔  
州之援擊之虔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  
可以計取隱不聽會江水漲餽運不繼而光稠果引兵  
自虔來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山谷間掉戰隱縱驅  
伏發我兵大敗于城南僅以身免天祐元年唐命兵部  
尚書崔遠為清海軍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  
畏隱不受代不時至隱乃遣使者入朝賂梁王朱全忠  
以自固全忠乃奏隱為清海軍節度使隱是年以佛哲

國訶陵國羅越國所貢香藥進于唐二年唐加隱同

平章事後二年梁王全忠改名晃稱皇帝改元開平  
初隱屢上書勸進至是以擁戴功夏五月己卯加隱  
檢校大尉兼侍中封大彭王是月梁詔改潘州茂名  
縣為越常縣冬十月獻助軍錢二十萬於梁又進就  
龍腦腰帶珍珠枕玳瑁器百餘副他物稱是是歲靜  
海節度使曲裕卒梁以裕子行營司馬權知留後顯  
起復為安南都護克節度使開平二年冬十月辛酉

梁命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詔  
王為清海靜海等軍節度使安南都護王留光裔殷  
衡不遣開平三年夏四月庚子梁改封王為南平王  
開平四年春二月王命弟陟帥兵攻高州防禦使劉  
昌魯拒之我兵敗績又移兵攻容州寧遠節度使龐  
巨昭拒之亦不克是歲二州皆入于楚夏四月梁進  
封王為南海王

按通鑑及東都事略無封南海王事宋史但云開平初封南海王無初封大彭

南平事歐陽史則云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王五代會要又云開平四年四月進封劉隱為南海王今從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梁加王兼中書令三月王病亟表其

弟清海靜海節度副使陟權知留後丁亥薨

按五代會要云梁乾

化元年五月清海軍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劉隱薨  
報朝三日百僚詣閤門奉慰以三月為五月者蓋以聞  
訃之日時年三十八謚曰襄乾亨元年追尊曰襄皇帝  
為斷也

廟號烈宗陵曰德陵烈宗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  
功於嶺南遂有海南性優好賢下士是時天下已亂中  
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  
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

嶺表王保定倪曙劉濬周傑楊洞潛之徒烈宗皆招禮之而趙光裔李殷衡以奉使往俱辟置莫府待以賓客後卒用此數人致治云

高祖本紀

高祖

五國故事  
作先主

名龔初名巖代祖庶子也母段氏生巖

於外舍武皇后殺段氏養為己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烈宗為行軍司馬巖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已而更名曰陟烈宗兼兩鎮節度使表陟為副使是

時交州曲顯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略

葉一作華

容州龐巨

昭分據諸管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其弟光睦據潮

州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劉昌魯新州劉潛及江東七十

餘寨多不能制烈宗因盡以兵事授陟陟悉平諸寨或

降或走間更置官屬以雄長嶺表及烈宗彌留之際陟

遂奉遺命權知清海軍留後時乾化元年三月也夏五

月甲辰梁以陟為清海軍節度使陟復名巖

按胡寅王劉氏興亡

錄高祖巖皇考葬段氏得石版篆文曰隱台巖因以名其諸子是高祖先名巖也梁太祖實錄乾化元年五月



以清海節度副使劉陟為節度使是繼名陟也又十國紀年云太祖授陟清海節度使陟後名巖而吳越備史載制詞亦云彭城巖蓋嗣節度使後浸名巖矣今從之又五國故事云先主名巖後名俊又改名巽名俊之說不知何據

巖多延中國人士于莫府出為刺史由是刺史無武人冬十一月廣州獲白鹿巖圖形獻于梁耳有兩缺十二月巖聞虔州譚全播病發兵攻韶州破之刺史廖爽出奔楚戊午梁以靜海留後曲承美為節度使是月巖遂取容管及高州是歲閩遣員外郎崔

缺

祭我先王

祭文曰惟靈五羊奧區番禺巨壤漢為列郡唐作雄藩總百蠻五嶺之殷有出將入相之

盛是故地啓嘉數天生大賢濟六韜三略之才謀擅五  
袴二天之政術俾其於家受詔衣錦馮牙控二十四州  
之繁難當二十八齒之美茂光揚千古冠絕一時至若  
恢張霸業揚簸清波臺陟九層靡媿郭魏劍提三尺授  
自呂虔爰持副貳之雄姿遂領節旄之重寄繇是澤施  
甘露令肅秋霜撤文房武庫以連雲騰逸氣英風而偃  
草上榻則阮瑀下賢則左車從善則臧閭宣威則斷案  
故得越伏波之銅柱獻款而未感鄂公之鐵鞭呈祥以  
見火山改色珠浦生光無煩處默之酌泉大鄙趙陀之  
累土然後鳴鐘出入調鼎升聞致交趾之封疆歸石門  
之教化九遷渥澤克居浴鳳之池雙立節旄遠過姑焉  
之水雖士顗列弟兄三地山簡兼荆湘四州語未同年  
事推曠世嗚呼是何才德之若彼功業之如此而彼穹  
者天不壽其齒天子方欲使降皇華恩宣金冊表裏東  
周之盛旌崇南越之隆胡二豎之亟攻竟三醫之莫救  
泰山頽壞俄興孔氏之歌漢水淒涼遽罷羊公之市寶

國家之不幸實藩鎮之不幸審知早歷興國旋忝睦隣  
雖瓊樹之未親若銅盤之已接方定金蘭之至分豈期  
幽顯之驟殊況以幸結良姻累交專介幕下崔員外昨  
馳禮幣嘗詣門牆爰蒙執手之懽弘叙親仁之旨今則  
遽悲存歿並數彭殤故將薦舉征塵躬申薄奠九泉注  
望於數逝以難勝五月指期表同盟之必至嗚呼曩馳  
羔雁今遺蘋蘩伊人事之有茲顧痛傷而何極然則荀  
龍賈虎大馮小馮雖嗟松壠之長歸終慶荆枝而繼茂  
永言敬好寧忘初終幸明聖二年夏四月梁以我兵與  
之一臨鑒此丹赤嗚呼哀哉

楚相攻遣右散騎常侍韋戩等為潭廣和叶使優加巖  
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是歲遣使貢金銀犀角象牙雜寶  
貨名香等于梁價凡數十萬梁命客省引進使韋堅報

之堅還復以銀茶等上獻佑直合五百餘萬廣州言白  
龍見三年春正月梁加巖檢校太傅二月梁主鋹即帝  
位除巖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襲封南平王冬十  
月求楚王女為昏楚王殷許之

乾化四年春二月王遣供軍巡官陳用拙如吳越是時

鬱林州寶圭洞

即勾漏  
正洞

迎玉宸道君及葛真人石像于

南海置之石室

貞明元年秋八月王如楚逆婦楚使永順節度使王弟

存逆之冬十一月乙丑梁改元貞明是歲梁主更名曰  
瑱王以吳越王鏐為國王而已獨為郡王求梁封南越  
王及加都統梁主不許王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  
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偽庭乎由是貢使遂絕

貞明二年

乾亨元年秋八月癸巳王即皇帝位于番禺國號大越  
大赦改元乾亨以梁官告使趙光裔為兵部尚書節度  
副使楊洞潛為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為禮部侍

郎並同平章事又以唐太學博士倪曙為工部侍郎已  
又改尚書左丞署百官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  
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改廣  
州為興王府分南海為二縣曰咸寧常康又徙循州治  
龍川縣置潯州於循州歸善縣以歸善海豐博羅河源  
四縣屬焉升興寧縣為齊昌府立常樂州於合浦縣地  
兼置博電零綠鹽場三縣為屬封峻靈山為峻靈王僭  
州昌化縣山為鎮海廣德王冬十月帝遣客省使劉瑋

使于吳告即位且勸吳王稱帝是歲閩王為其子延鈞

來娶婦帝嫁其女清遠公主于閩鑄乾亨重寶錢

李季美錢

譜曰乾亨重寶徑七分重六銖洪遵泉志曰此錢止重三銖六參

建玉堂珠殿

乾亨二年冬十一月帝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是時

以國用不足又鑄鉛錢十當銅錢一

泉志曰鉛錢有二品輪郭鏤薄文曰

乾亨重寶大者徑寸重三銖九參重寶二字傳形小者徑九分重三銖六參○傳形反書也

乾亨三年春正月冊立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秋九月

丙寅梁削帝南平王官爵檄吳越兵來討吳越王受命

不行

乾亨四年春三月帝從兵部侍郎楊洞潛之請始立學校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為常冬十二月遣使通好于蜀是歲割興王府之湏陽縣

置英州韶州之保昌縣置雄州

廣東志又云析韶州舍湏陽三縣為英州始

興保昌二縣為雄州今從五代史職方考

是歲文德殿成著作郎陳光又獻

賦賜珠數斤

乾亨五年夏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是歲以尚書左丞



倪曙同平章事

乾亨六年夏四月帝用術者言出巡避災如梅口鎮閩將王延美將兵襲之會偵者以告帝宵遁得免是時帝製平頂帽冠之國人一變率以安豐頂為尚

乾亨七年夏四月己巳晉王李存勗即皇帝位國號大唐改元同光冬十月辛未朔日食是月復改越常縣為

茂名縣

五代會要作茂明

乾亨八年夏四月帝自將兵侵閩屯汀漳境上為閩人

所擊敗歸是歲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

廣東志云宮在今仙湖

白蓮池其前為藥洲

乾亨九年春正月遣宮苑使何詞使于唐稱大漢國王  
致書上大唐皇帝且覘強弱二月甲申詞至魏還言唐  
主驕淫帝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帝酷喜夸大嶺北商  
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  
本咸秦耻王蠻土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夏四月癸亥  
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有白虹化為白龍見于南宮三清

殿帝改乾亨九年為白龍元年

五國故事曰乾亨九年八月白虹入三清殿中

頗懷憂畏會有詞臣王宏欲悅嚴乃以白虹為白龍見上賦以賀之嚴大悅乃改元白龍今從通鑑為十二月

更名曰龔長和國驃信鄭仁旻

通鑑作鄭旻漢載記遣亦無仁字今從漢志

其布燮鄭昭淳致朱鬃白馬以求昏帝以襄帝女增城

公主

一作縣主

妻之長和即唐南詔也

職官分紀云南詔獻朱鬃馬中書舍人王

賦 綢獻

白龍二年夏四月唐主遇弒殂李嗣源即皇帝位改元

天成秋八月乙酉朔日食

白龍三年秋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帝如康州

大有元年春二月丁酉朔日食三月楚大舉水軍入

寇圍封州帝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命左

右街使蘓章將戰艦百艘救封州大敗楚兵于賀江帝

遷章為封州團練使是時欽州民掘羅浮山得古劍以

獻篆曰已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護

重重後宋平南漢解者云太宗以己亥降誕是已水同宮也於文耳口王為聖尹口為君重山為出蓋已

亥年聖是歲長和鄭仁旻服丹藥死

大有二年

大有三年秋九月遣將梁克貞李守鄜伐交州拔之執  
靜海節度使曲成美以其將李進守之冬十月克貞入  
占城取其寶貨以歸承美至南海帝登儀鳳樓受俘詔  
承美曰公常以我為偽庭今面縛何也承美叩首請死  
乃赦其罪

按史纂左編云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據有  
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攻承美執之置交趾

節度使又考馭交記但言梁克貞李守鄜  
取交州不言置交趾節度使未詳孰是

大有四年冬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十二月愛州將楊廷

藝叛攻交州先是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密圖復交州守將李進受其賂不時聞至是帝遣承旨程寶將兵往救未至而城陷進遁歸帝殺之寶圍交州戰死

大有五年夏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是歲帝立其子耀

樞為雍王

歐陽史作邕王今從通鑑

龜圖為康王弘度為賓王

歐陽史作

秦王今從通鑑

弘熙為晉王弘昌為越王弘弼為齊王弘雅為

韶王弘澤為鎮王弘操為萬王弘杲為循王弘暉為恩

王

歐陽史作息王今從通鑑

弘邈為高王弘簡為同王弘建為益王

弘濟為辨王弘道為貴王弘照為宜王弘政為通王弘

益為定王未幾徙弘度為秦王

是年立十九子為王五國故事云封其子十有

八人為王非也

大有六年秋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

大有七年春缺月帝作殿于內宮曰昭陽殿殿用金為

仰陽銀為地面簷楹榱桷皆傳白金殿下設水渠浸以

真珠又琢水精琥珀為日月列于東西玉柱之首

五國故事

云列于東西二樓之上

親題其榜于上秋七月遣左僕射何瑱致

祭于吳越國王冬十二月辛巳皇后馬氏殂是歲帝命  
秦王弘度判六軍弘度狎昵羣小同平章事楊洞潛切  
諫于帝不聽洞潛謝病歸久之不召遂卒

大有八年春三月四星聚斗

大有九年夏四月帝遣將孫德威

歐陽史作德成廣東志作德歲今從通鑑

侵楚蒙桂二州楚王自將步騎禦之我兵自蒙州引還

冬十月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劉濬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十一月丁酉契丹主立石敬瑭為天子國號晉改



元天福

大有十年春三月帝以疾愈大赦交州牙將皎公羨殺  
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冬十月唐遣使來告即位  
大有十一年春正月己酉朔日食冬十月楊廷藝故將

吳權

一作孫權令  
從馭交記

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公羨以賂來

乞師帝欲乘亂取之以子萬王弘操為靜海軍節度使  
徙封交王將兵救之帝自帥師屯于海門以為聲援命  
弘操統戰艦自白藤江趣交州會權已殺公羨引兵逆

戰先于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鐵俄遣輕舟乘潮挑戰復陽遁去以誘我我兵尾舟追之已而潮落戰艦皆礙鐵杙不得返我師大敗溺死者無筭弘操戰死帝大慟收餘衆引還

大有十二年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缺月遣諫議大

夫李紆使于楚以通舊好楚亦遣使來聘是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卒帝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大有十三年冬十月遣都官郎中鄭翺如唐賀仁壽節  
十一月丁丑望月食是歲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  
度使王定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尋亦卒

大有十四年夏五月遣太尉工部侍郎盧膺尚儀謝宜  
清尚衣高素清如吳越求聘故王弟傳璠之室馬氏不  
克至十二月帝寢疾有番僧言識書滅劉氏者龔也上  
名殊不利帝乃更造龔字名之採用周易飛龍在天之  
義讀若儼焉是歲遣使區延保聘于唐

大有十五年春三月帝不豫以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

皆驕恣而越王弘昌頗孝謹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

翽歐陽史作王翽今從通鑑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

昌議已定會崇文使蕭益問疾帝以其事訪之益執立

嫡以長之義甚堅遂止丁丑殂五國故事曰嚴天福壬寅歲夏四月避暑於甘

泉宮時長星見乃宋孝武萬歲之說未幾而殂焉今從通鑑死于三月非四月也年五十四謚

天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

之漫山陵中以鐵錮之不可啟高祖初生時有日者視

之謂代祖曰公諸子少者最貴耳為人辨察多權數性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翠羽以飾宮室建殿閣秀華諸宮務極瓌麗晚年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爐燃香有氣無形顧左右曰隋煬帝論車炆沉水却成麓踈爭似我二十四具藏用僊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亦不失作風流天子又用刑殘酷果於殺戮設湯鑊鐵牀諸具有灌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蒸之法間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或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

沃以鹽酢肌體腐糜尚能行立久之乃死至若鋏鋸互  
作血肉交飛冤痛之聲充沸庭廡必垂簾便殿視之垂  
涎呀呷不覺朵頤有司竢其復常方引罪人而退人以  
謂真蛟蜃也後尤猜忌以士人為子孫計故專任閹人  
由是國中宦者大盛

論曰予采南漢逸事至先主每視殺人不勝其喜復創  
為水獄湯鑊鋸解剝灸之刑不禁掩卷嘆曰十國世家  
有云牢牲視人嶺蜚遭劉豈虛語哉夫時當五季中原

迭變民不聊生困已極矣區區廣南之地不務施德而虐及無辜將天不厭亂特假手以毒此一方民邪不然傳國三世卜年六十吾不能為彭城氏解矣

十國春秋卷五十八

十國春秋卷五十九

檢討吳任臣撰

南漢二

殤帝本紀

殤帝

五國故事  
作第二主

名玠高祖第三子也初名弘度封賓王

已改封秦王母趙昭儀素無寵是時弘度兄耀樞龜圖  
皆先死弘度以次當嗣立而高祖以弘度不類已陰與  
王翽謀欲出弘度及其弟弘熙于邕容二州逾次立越



王弘昌會蕭益力諫不得行由是高祖晏駕洪度即皇帝位更今名改大有十五年為光天元年

光天元年春三月尊母昭儀趙氏曰皇太妃以弟晉王弘熙輔政夏四月遣使蕭規如唐告哀已又遣法物使孫惠告即位于唐秋七月循州人張遇賢反自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帝以弟越王弘昌為都統循王弘杲為副以討之我師敗于錢帛館二王為遇賢所圍指揮使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救之獲免是月改邕州為誠州

未幾復

為邕州八月葬天皇帝于康陵上廟號曰高祖九月

命滕紹英如唐賀仁壽節冬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  
刺史劉傳死之

光天二年春三月丙戌帝遇弒殂帝驕奢不親政事高  
祖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為樂或衣墨  
縵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帝莫  
能省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  
吳懷恩屢諫不聽而晉王弘熙日益進聲伎誘帝為荒

恣帝亦頗疑諸弟圖已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帝  
酷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  
裡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五人聚晉府習為角觝以獻  
是夜帝與諸王宴長春宮閱之帝大醉起道庠因與思  
潮等掖帝拉殺之盡殺左右侍從之人帝立二年年二  
十四謚曰殤

中宗本紀

中宗名晟

五國故事作第三主晟又云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宣祖諱去之据此則名弘晟矣初

名弘熙封晉王既令力士弑瑒帝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乃帥諸弟臨于寢殿迎弘熙即皇帝位更今名改光天二年為應乾元年

應乾元年春三月丁亥以弟弘昌為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弘杲為副元帥叅預政事

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賞賚有差

廣東志云封劉思潮等為功臣

夏四

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五月帝殺其弟循王弘杲帝既弑兄立不順懼眾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眾已而弘杲屢

請討賊陰勸誅劉思潮等以止外議思潮等反譖弘杲

有二心遂及于禍是月建武節度使齊王弘弼求入朝

許之秋七月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遇賢踰

嶺而北冬十月命弟韶王弘雅致仕十一月丁亥祀天

南郊大赦改元乾和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玄德大

明至道大廣孝皇帝

歐陽史作大聖文武大明至道  
大光孝皇帝今從碧落洞天記

乾和二年春三月帝使盜殺其弟越王弘昌于昌華宮

時弘昌謁襄帝陵于海曲遂遇害辛卯以戶部侍郎陳

偃同平章事夏六月乙巳幽齊王弘弼于私第秋九月  
庚子朔日食冬十月鳳凰見邕州丙午帝殺其弟鎮王  
弘澤于邕州

乾和三年秋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帝殺其弟韶王弘

雅九月劉思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伏誅

五代史云  
殺思潮等

五人而通鑑無譚  
令種名今從之

帝以左僕射王翺常謀立越王弘昌

出為英州刺史尋賜死于路内外皆懼不自保是時封  
惠州水東廟二神曰興祚王泰民王

乾和四年春二月壬戌朔日食秋九月陳道庠伏誅并

族其家及其友鄧仲

五國故事作鄧中令從五代史

是時割潮州之程鄉

縣置敬州

文獻通考作恭州蓋避宋諱也

乾和五年春二月辛未北平王劉知遠自立為帝更稱

天福十二年六月晉主知遠改國號曰漢秋九月帝殺

其弟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王弘

簡益王弘建恩王弘晞宜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克

後宮帝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故同日見殺是歲置湯錢

鐵牀剗剔等刑號曰生地獄

乾和六年夏六月戊寅朔日食秋八月帝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求昏于楚楚王希廣不許帝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允章對曰楚兄弟方爭亡不暇安能害我帝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冬十二月辛巳遣巨象指揮使吳恂內常侍吳懷恩將兵擊楚攻賀州楚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將兵五千來救未至我師已拔賀州珣鑒大甯于



城下覆以竹箔加土楚兵逼城悉陷甯中死者無筭懷恩乘勝陷昭州珣復侵桂州境轉掠全州以歸

乾和七年夏六月癸酉朔日食冬十二月帝如英州受神丹于野人隨御雲華石室以藏焉

乾和八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是歲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

一作女學士

朝服冠帶叅決政事宗

室勲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外內專恣帝不復省

乾和九年春正月郭威即皇帝位于大梁崇元殿國號  
周改元廣順冬十一月以內常侍吳懷恩為西北招討  
使將兵屯桂州境上密謀攻楚楚遣指揮使彭彥暉屯  
龍峒以備我時楚王弟希隱知桂州潛召蒙州刺史許  
可瓊可瓊畏我兵之逼即棄蒙州趣桂州懷恩乘勢取  
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是月帝遺希隱書大略言唐  
兵已據長沙桂林必為所得本朝世為與國重以昏姻  
覲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兵水陸俱進希隱得書遲

回不決丙寅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及可瓊奔全州  
桂州遂陷懷恩因以方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  
州始盡有嶺南之地十二月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  
謝貫將兵攻郴州唐將邊錡發兵來援崇徹敗唐兵于  
義章遂取郴州所俘敗卒盡減一臂以歸之帝自是愈  
得志陰令巨艦指揮使暨彥贇以兵入海掠商賈金帛  
作離宮遊獵益修葺南宮大明昌華一作昭華甘泉玩華秀  
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千不可勝紀殿側皆置宮人以

候曉名曰候窓監每宴會帝獨處殿庭間侍宴臣僚皆  
結綵亭列坐殿之兩隅宴酣則有司以檻獸而進兩旁  
翼以戈戟帝親持弓矢下殿有司引獸檻而前逡巡獸  
出移庭而上帝挽弓射之兩旁戈戟竝進獸乃斃其為  
樂皆此類也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劍  
斫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  
右白已殺之帝嘆息而已是歲唐除全道二州刺史以  
備我師

乾和十年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是月唐統軍使侯  
訓全州刺史張巒寇桂州我兵伏于山谷待之唐兵至  
城下伏兵四起夾擊訓敗死巒奔全州冬十二月湖南  
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寇郴州內侍省丞潘崇徹帥師  
往救遇于壕石崇徹登高望曰湖南兵罷而不整可破  
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是時省宜州之崖山東壘

二縣

宜州舊領龍水崖山東壘  
天河四縣今併為二

乾和十一年春正月分兵侵湖南全道永三州秋九月

帝寢疾立子繼興為衛王璇興為桂王虔興為荊王保興為禎王崇興為梅王癸亥大赦

乾和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周改元顯德壬辰周主俎丙申晉王榮嗣皇帝位是月帝親耕藉田以吳昌文為靜海軍節度使兼安南都護初吳權據交州權死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文立稱臣于我故有是命時遣給事中李璵以旌節招之璵至白州昌文使人止璵曰海賊為亂道路不通璵不果行夏四月戊午帝殺其弟高王

弘邈於邕州

乾和十三年春二月庚子朔日食夏六月戊午帝殺其弟通王弘政于禎州是時博白縣綠舍村民自言山谷深邃人迹少至斗米一二錢有鳳大如鷲五色有冠而尾甚長有司以聞

乾和十四年春三月乙未甘泉宮使林延遇卒延遇陰險多算帝誅滅諸弟皆出延遇之謀至是國人相賀延遇病革時復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帝即日推澄樞知

承宣院及內侍省是時周遣使來聘帝欲盛誇嶺南之強館接者遣使者以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蓋譏之也

宋時後主入汴諸臣不識牡丹有朝臣謂之曰此名大北勝蓋報此語

乾和十五年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膺卒是歲帝聞唐兵屢為周人所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中朝復為湖南隔之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又常自言知星會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嘆曰吾當之矣因縱酒為長夜之飲是時廢儋州



之富羅縣萬安州之富雲博遼二縣

儋州舊領義倫昌  
化感恩洛陽富羅

五縣萬安州舊領萬安

陵水富雲博遼四縣

乾和十六年春闕月卜葬域於興王府城北運甕為塋

帝親臨視之秋八月辛巳帝殂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

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

十國春秋卷五十九

十國春秋卷六十

檢討吳任臣撰

南漢三

後主本紀

後主名鋹初名繼興封衛王中宗長子也乾和十六年  
八月辛巳襲位更今名改是年為大寶元年帝時年十  
六委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一作延受及才人盧瓊僂等  
臺省官僅充員而已機密事多不與又踵祖父之奢立

萬政殿飾一柱凡用白金三千錠又以銀為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是歲建天華宮于羅浮山初帝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延祥寺西北有兩岸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為宮及訪其地則金沙洞也遂築宮焉已又夢金龍起于宮所復改名曰黃龍洞

大寶二年秋

闕

月擢中書舍人鍾允章為尚書右丞參

政事

一作左丞  
參知政事

帝以允章藩府舊僚甚加委任允章請

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帝不從宦官聞而惡之冬十

一月內侍監許彥真誣鍾允章謀反龔澄樞李托證成  
之帝殺允章併其二子辛亥帝祀圓丘大赦以玉清宮  
使龔澄樞為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大師軍國事俱取決  
焉帝性愚以羣臣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  
親近可任至羣臣欲進用者俱自閹然後用澄樞等既  
專政帝乃與宮婢波斯女曰淫戲後宮甚嬖之賜號曰  
媚豬自稱蕭閒大夫不復出省事中官至七千餘

一云  
近二

萬人加三公三師者不一而足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目

陳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帝於內  
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  
禍福呼帝為太子皇帝國事多叩于胡子盧瓊僊及澄  
樞等爭附之胡子乃詐言瓊僊澄樞延壽皆上天使來  
輔太子不可輕加以罪其誕妄多此類又有梁山師馬  
媼之徒出入宮掖宮中婦人皆具冠帶以領外事

大寶三年春正月甲辰周禪位于宋宋改元建隆內常  
侍邵廷珣言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

不已勸帝修兵為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帝  
情然莫以慮惡其言直深恨之三月帝殺其弟桂王璇興  
先是陳延壽進謀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  
弟也帝領之由是璇興死上下咸怨而綱紀大壞夏四  
月賀正德節後主誕日也驩州牙將丁部領交趾事號大  
勝王初吳昌文卒其叅佐呂處珩與峯州刺史喬知祐  
爭搆亂丁部領率其子璉擊敗處珩遂為衆所推是歲  
帝命荔支熟時設紅雲宴以樂後宮歲以為常

大寶四年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是歲野草

一作生

於宮殿野獸觸寢門狐鳴鬼哭又苑中羊吐珠御井旁

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謬以為符瑞諷羣臣入賀

大寶五年冬十二月以宦者李托為內大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帝納托養女長為貴妃次為美人有寵至是詔國政皆稟托而後行是歲族誅許彥真彥真既讒殺鍾允章惡龔澄樞居已上頗欲以計誅澄樞澄樞使人告

彥真反因有是命是時城以內行乾亨鉛錢城以外行

乾亨銅錢犯禁者罪至死凡百官俸祿給銅錢者多出

自上恩焉

十國紀年漢史曰乾和後多聚銅錢城內用鉛城外用銅其出入化者抵死俸祿非特恩

不給

銅錢

大寶六年冬十一月宋改元乾德是時帝作燒煮剝剔

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歛煩重邑民

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五錢置媚川都于合浦

縣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玕瑁飾



之益置魚英托鏤椰子立壺

壺四隻各受三斗

諸寶器于其中

魚英者故魚腦骨煅治之成器嶺海人以為希有也中  
官陳延壽作諸淫巧動糜斗金離宮數十帝不時遊幸  
常至月餘或旬日率以豪民為課戶供千人饌

大寶七年春正月遣師侵宋潭州為防禦使潘美所敗  
三月命宮人鬪花內殿帝向晨時先啓後苑集衆採擇  
俄敕局戶還宮膳訖角勝于殿中令宦者把關置樓羅  
歷以驗宮人出入法制甚嚴號曰花禁負者獻要金要

銀買燕秋九月宋將潘美尹崇珂帥兵入寇郴州戍將  
暨方寶刺史陸光圖死之郴州遂陷餘衆退保韶州帝  
憶邵廷琄言始以廷琄為招討使帥舟師出浣口以拒  
宋

大寶八年春三月交趾亂丁部領死詔以子璉為交州  
節度使夏六月賜招討使邵廷琄自盡以忌功者誣其

謀反也

時宋師退舍廷琄屯浣口治兵招徠亡叛修輯  
武備國人少安有按無名書誣以謀反帝遣使

賜死士

卒寃之

大寶九年

閏

月常康縣民妻生于兩首四臂是歲封

博泉神曰龍母夫人尊南海神曰昭明帝廟曰聰正宮

大寶十年夏四月勅造千佛寶塔于興王府

今廣州光孝寺鐵塔

是也其文曰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勅有司用  
烏金鑄造千佛寶塔壹所七層并相口蓮花座高二丈  
二尺保龍闕有度祈鳳歷無疆萬方咸歸于清平八表  
永承於交泰闕善資三百福被四恩以四月孰德節  
說齊度  
讚謹記

大寶十一年春正月宋改元開寶秋九月興王府見衆

星皆北流

知星者言當舉國歸中原之兆一云大寶十三年九月八日夕衆星北流未詳孰是帝

命範銅為已象并諸子象于玄妙觀

一作天慶觀

視形未肖

者即殺冶工凡三易乃成

大寶十二年

閏

月有兵過蒙州遇獵者牽黃犬逐鹿

以來就刺之人犬與鹿皆化為石鼎峙道傍

大寶十三年秋九月帝遣兵侵道州宋道州刺史王繼  
勲言我國肆為暴虐數出盜邊請師南發宋帝欲舉兵  
未決詔江南國主以書諭我稱臣歸湖南舊地帝不從  
江南國主乃遣給事中龔慎儀持書遺帝略曰僕與足

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闊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  
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霧隙初為足下  
危之今敝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  
然改圖華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  
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  
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  
廟之讐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  
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

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  
兵決一旦之命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強則南  
面而王弱則王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  
好爭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邪地莫  
險於劍閣而蜀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竊  
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強國之策以  
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絕其饋道依山阻水  
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

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說士  
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  
俱進豈暇俱絕其饗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  
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  
為敵國忠義敢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  
俱行乎近奉大朝諭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  
秋之役即命敵邑速絕連盟雖善隣之心期於永保而  
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臣子之情

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為臣者可以逃

為子者可以泣為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

此書本陸游南唐書

今按東都事略及宋史所載與此詳略不同并附記之  
宋史曰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  
義同交契憂戚之患易常不同每思會面抵掌交談其  
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  
斯願莫申凡於事機不得致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  
足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槩之事外貌而待之汎  
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  
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齎  
申鄙懷又慮行人失解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  
腹心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  
交友諒爭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  
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



矣昨以大朝南伐國後楚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  
事勢深切憂懷莫息大朝之兵求契觀仁之願引領而  
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累以此事  
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  
興我而爭我則以必取為度矣見今點閱大衆仍以上  
秋為期令敵邑以書復叙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  
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  
足下非有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  
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大小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  
父母宗廟之讐此必戰也彼此為合民無定心存亡之  
幾以戰為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  
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  
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  
父母宗廟之讐也非同為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  
捨奮不顧命也已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生受天  
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

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資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裹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遠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劍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強蓋揣于此而不揣于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于劍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于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于未萌幾者重其先見圖難于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福過之良以

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懷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處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慎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疊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舍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汎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為人下此又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捍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使山水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適於十萬矣況足下與大朝封疆接吟水陸同途殆難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豈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曰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

至城下矣當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岸上舟中皆為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淹淹皆是變故難測頃更萬端非為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為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以至兵交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繞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於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並之忿弄不急之爭知存知己能強能弱屈己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繞出于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國如太山哉何必扼腕肝膈履

腸蹠血然後為勇也故曰德輔如毛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永久又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耻而不為哉况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師吏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過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念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亦有利於黎元可也亦有利於天下可也亦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素德修怨自生譽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矣矣奈何其可嚮通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陸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為厲階惟貴國情分愈親驩盟愈篤在先朝成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已又馳此緘近負大朝諭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敵邑連絕連盟雖善隣之懷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

煜之不得事足下也。○周必大二老堂雜誌云太祖皇帝常令江南李煜作書諭廣南劉鋹令歸中國煜命其臣潘佑視草文甚辯麗累數十言今藏之太祖實錄鈔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然皆不載最後十句蓋私禮下敢以聞也。于年十餘歲因隨侍至廣州常得其全文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歲獻時膺多福使切依仁之慈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展裁撫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

帝得書因慎

儀驛書答江南國主詞多不屈宋帝乃命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崇珂為副以入寇師次白霞賀州刺史劉守忠告急於朝時舊將多以譏搆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且自中宗來耽於遊宴城壁

壕隍太平師為宮館池沼樓艦兵器多所毀敗至是聞有宋師內外震恐帝乃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往桂州李托往昭州畫守禦之策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美遂圍賀州諸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帝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方踞牀指揮伏兵猝起我軍大亂死者千人彥柔遂為美所擒斬之梟其首示城中翌日賀州陷美等督戰艦聲言順流趣廣州帝

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為都統將兵五萬

宋鑑作三萬  
今從宋史

屯賀江冬十月美等次昭州破開建砦殺砦卒數百人

擒我砦將靳暉崇徹但擁衆自保昭州刺史田行稠遁

去城遂陷桂州刺史李承進亦弃城走十一月連州陷

招討使盧枝

一作  
收

率衆退保清遠帝聞之謂左右曰昭

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是

月帝以李承渥為都統十二月美等攻韶州承渥將兵

十餘萬陳於蓮花峰下初我師教象為陳每象載十數



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陳前以壯軍威至是與美遇美  
盡索軍中勁弩布前以射之象奔蹠乘象者皆墜反踐  
我軍承渥大敗僅以身免韶州遂陷擒我刺史辛延渥

諫議大夫卿文遠

是時成都人樞秘書少監丁明字汝晦同潘美征南漢以功領韶州刺史

克廣東道轉運使

韶故嶺南北門也帝聞韶破益窮蹙不知為

計始令整興王府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媼梁鸞真  
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帝署崇岳為招討使與大將植  
廷曉統軍六萬屯馬逕列柵以拒之崇岳無謀勇惟日

禱鬼神為事

大寶十四年春正月宋將潘美等陷英雄二州都統潘  
崇徹以其衆降翼日美等進次瀧頭帝遣使請和且求  
緩師美不許瀧頭山水險惡美等疑有伏兵乃使  
速度諸險二月美等進兵馬逕去興王府城十里砦於  
雙女山下帝方取舶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  
及發會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舶船走美等將至城  
帝懼遣左僕射蕭淮奉表詣軍門降美諭以宋帝意即

令人送淮赴汴宋師遂頓城外帝又遣弟禎王保興率文武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為扞禦之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戰已而植延曉戰死崇岳奔還柵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此萬全策也遂乘風縱火煙埃空起我軍大敗崇岳死于亂兵龔澄樞李托相與謀曰北軍來利吾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乃縱燔其宮殿府庫一夕皆盡明旦宋師次白田帝素衣白馬出降美等入城俘澄樞

托與薛崇譽及宗室文武九十七人同帝康於龍德宮

保興逃于民家亦獲之悉部送汴京是時有宦者百餘

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桮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

悉斬之

一云斬聞  
工五百人

是役也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

一作二百一十四時宋

省泝水縣入懷柔縣

宋史作  
十七萬

今從通鑑

宋帝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三月丙申宋詔

鑑長編

廣南有買人男女為奴婢轉傭利者並放免舊政有害

于民者悉以聞除之後主至宋京師舍于玉津園宋太

祖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問以翻覆及焚府庫之罪後主  
歸罪澄樞托崇譽明日有司以帛係後主頸及其官屬  
獻太廟太社時宋吏部尚書張昭博學習典故昭于乾  
德元年已致仕至是擒劉張至太祖遣近  
臣就問獻俘禮遂如其所議

宋太祖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

遜宣詔責後主後主對曰臣年十六僭偽位澄樞等皆

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等是

國主遂伏地待罪太祖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

崇譽斬于千秋門外一作午釋後主罪賜襲衣冠帶器

幣鞍勒馬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封恩赦侯朝會班上將軍之下以禎王保興為右監門率府率左僕射蕭濯為太子中允中書舍人卓惟休為太僕寺丞餘並署諸州上佐縣令主簿初高祖命周傑筮易得比之復

東都事略云遇復之豐歐史亦同今從宋

史周克明傳

傑以卦有二土得二五之數語詳傑傳中計唐

天祐二年烈宗為廣州節度使至後主大寶十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要斷自高祖乾亨元年為始實五十五

年也又高祖開國營構宮室得石識有古篆十六其文  
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絲吞骨蓋海承劉解者以人  
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高祖建漢國歲在丑  
也兔絲者中宗襲位歲在卯也吞骨者滅諸弟也越人  
以天水為趙為蓋海指宋國姓也承劉者受劉氏降也  
大寶時令民家置貯水桶號防火大桶識者謂房者宋  
分也防與房桶與統同音又興王府童謠曰羊頭二四  
白天雨至宋師入城之日適辛未年二月四日而雨者

王師如時雨之義

青箱雜記又云乾和中重謠曰羊二四日天雨至解者云天雨猶天水片

宋朝之姓也

夫固有豫徵焉未幾宋太祖詔後主月給增錢

五萬未幾五十斛宋開寶八年江南平遷後主左監門

衛上將軍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又進衛國公五

年薨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或

云歸葬于韶州之越王山

廣東志云韶州越王山在州之口俗呼曰虎山世傳張墓

在後主體質豐厚眉目俱疏有口辨性絕巧其貨寶燔

蕪之餘尚存美珠四十六顆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



狀極其精妙名曰珠龍九五鞍進獻宋太祖太祖詔示  
諸宮官皆駭伏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臣曰  
銀好工巧習以成性倘以習巧之勤移于治國豈至滅  
亡哉後主有國時多置醢毒臣下一日宋太祖乘肩輿  
從數十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後主先至賜以卮酒後  
主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  
罪固當誅陛下既侍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  
之盛臣未敢飲此酒太祖曰朕推赤心于人腹中安有

此事命取其酒自飲而別酌以賜後主後主大慚頓首  
謝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後主預之自言朝廷威靈  
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  
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為諸國降王長太宗大  
笑賞賜甚厚其誡諸皆此類也子四人守節守正守素  
守通

十國春秋卷六十

十國春秋卷六十一

檢討吳任臣撰

南漢四

列傳

武皇后韋氏

段氏

高祖皇后馬氏

太妃趙氏

中宗麗姬李氏

李蟾妃

後主貴妃李氏

美人李氏

素馨

波斯女

盧瓊僊

卷六十一

武皇后韋氏唐丞相韋宙從女也宙出鎮南海代祖時  
為小校氣宇殊異宙欲以后妻之宙夫人以貴賤非耦  
諷幕僚諫止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它日吾子孫或當依  
之

新唐書作韋宙弟岫  
之言今從北夢瑣言

卒以后歸代祖后既生烈宗而

聖武皇帝側室段氏復生高祖于外舍后素妬聞之怒  
仗劍于中門使取兒至殺之家人不敢匿乃持去及見  
而悸劍輒墮地良久曰此我家之寶也遂殺段氏而養

高祖為己子后先封明國夫人乾亨初追尊為武皇后

段氏高祖生母也武皇后既育高祖為子遂殺段氏而隱  
其事代祖葬段氏得石版有篆文曰隱台巖因以名諸子  
高祖皇后馬氏楚武穆王女也貞明初高祖迎后子楚楚  
使王弟存送之優禮有加后既歸嶺南高祖改元乾亨稱  
越帝封后為越國夫人明年更國號曰漢三年冊為皇后  
大有七年殂

太妃趙氏殤帝生母也有殊色事高祖頗擅寵大有時進

位昭儀殤帝嗣帝位尊為皇太妃

麗姬李氏中宗之幸姬也與內侍監許彥真表裏用事

後彥真卒用此敗事具彥真傳中

李燾續資治通鑑  
長編作李麗姬

李蟾妃事

闕

得殊寵南海有蘇氏園者雅稱幽勝

闕

攜蟾妃微行至此憩酌綠蕉林中大書蕉葉曰扇子  
僂後人構亭于上以志異名為扇子亭云

後主貴妃李氏宦者李托養女也後主納托二女于後  
宮長者冊為貴妃凡國政稟托以行

美人李氏亦托養女後主既立托長女為貴妃復以其  
次女克美人之職一時並寵宮中稱極盛焉又同時有  
宮人素馨以殊色進性喜揮白花遂名其花曰素馨花  
波斯女失其名氏黑脂而慧光艷絕人性善淫後主甚  
嬖之賜名媚豬後主荒縱無度益求方士媚藥為淫褻  
之戲又選惡少年配以宮婢使褫衣露偶扶波斯女循  
覽為樂號曰大體雙卒以此亡國

盧瓊僊者故中宗宮人也乾和中與黃瓊芝並為女侍



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後主嗣位進瓊僊秩為才人復以朝政決于瓊僊凡後主詳覽可否皆瓊僊指之瓊僊與女巫樊胡子宦官龔澄樞等內外為奸朝臣備位而已

高祖子雍王耀樞

康王龜圖

越王弘昌

齊王弘弼

韶王弘雅

鎮王弘澤

萬王弘操

循王弘果

恩王弘曄

高王弘邈

同王弘簡

益王弘建

辨王弘濟

貴王弘道

宜王弘照

通王弘政

定王弘益

高祖十九子耀樞其長子也大有五年封雍王無何薨  
龜圖高祖之次子大有五年封康王亦早薨

弘昌高祖第五子也大有初封越王為人孝謹有知識  
高祖絕憐愛之會高祖病臥寢中時雍康二王皆早死  
殤帝以次當立高祖召右僕射王翽與語呼殤帝及中  
宗小字曰壽雋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弘昌類我吾

欲立之奈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獻猷翔遂謀立弘昌為太子議已定用蕭益言而止及殤帝嗣位驕淫失德左右輒以無罪死弘昌屢諫不聽已而為劉思潮等所弑弘昌乃帥兵迎中宗于寢殿論擁戴功加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未幾中宗謀盡誅諸弟以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乾和二年遣弘昌祠襄帝陵于海曲至昌華宮使人掩其不備而斃之以盜殺聞

弘弼高祖第六子大有五年封齊王中宗即位出為建武節度使及弘杲得罪弘弼自以居大鎮恐罹不測之禍請束身入朝許之未幾中宗殊不釋于諸弟命幽弘弼私第乾和五年與弘暉弘簡弘建弘濟弘道弘照弘益同日被殺盡納其女而殲其子

弘雅高祖第七子也與弘昌弘弼等同時封韶王應乾時勒令致仕乾和三年被殺

弘澤高祖第八子大有時封鎮王已而出鎮邕州有善

政中宗切忌之乾和二年會鳳凰見邕州中宗益怒使人酖殺之以暴卒聞

弘操高祖第九子也與弘澤等同日封萬王居數年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舉兵攻交州公羨懼不敵來乞師高祖以弘操為靜海節度使徙封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乃自以兵駐海門會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先植鐵櫓海中權兵乘潮而進復偽遁以引弘操弘操乘勢逐之潮退舟還櫓者皆覆弘

操遂大敗溺死

弘杲高祖第十子以大有五年封循王應乾初與兄弘昌同心翊戴加副元帥參預政事中宗之立也國中議論詢詢弘杲屢請討賊陰勸斬劉思潮等以止外議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有異心中宗大怒遣使者夜召弘杲弘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弘杲誤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賜死一云弘杲方宴

客思潮與譚令禪帥衛兵突入斬之

弘暉以大有初封恩王高祖第十一子也乾和五年與弘弼等為中宗所殺

弘邈高祖第十二子故封高王中宗時出為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弘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弘邈素柔懦無所短長至鎮時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以為常有何人上書誣弘邈謀作亂中宗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醢殺之時乾和十二年四月也

弘簡高祖第十三子大有時封為同王後與弘弼等同日被殺

弘建高祖第十四子大有時封益王後為中宗所殺

弘濟封辨王高祖第十五子也乾和五年中宗殺諸弟八人弘濟遂遇害

弘道高祖第十六子也大有五年封貴王與弘弼等八人同被殺

弘照封宜王高祖第十七子也乾和五年被殺死



弘政高祖第十八子也年差長于弘益與諸兄同時封通王。乾和十三年為禎州節度使。是歲夏被殺。于是天皇之諸子盡矣。

弘益高祖第十九子。大育初封定王。乾和五年與弘弼八人同遇害。

論曰天皇支子十七人而為中宗所戕者凡十三人。推刃同氣。俾無遺育。雖癸辛之暴不是過矣。豈父子窮凶。曷生門內。固亦天之巧于報施者乎。

中宗子桂王璇興

荆王慶興

禎王保興

梅王崇興

璇興中宗次子也。乾和十一年封桂王。後主即位，宦官陳延壽進謀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宜稍誅諸王，以杜後患。」後主領之。未幾，璇興被殺。中宗子凡五人，長為後主。次璇興、慶興、保興、崇興。

慶興中宗第三子，與兄璇興同時封荆王。

保興以乾和中封禎王，與後主頗相友愛。宋師至城下，

後主遣保興率百官奉迎為郭崇岳所遏不得進已而與宋將潘美戰敗績逃于民家被宋軍擒去宋太祖署保興右監門率府率終于其官

崇興中宗少子也乾和十一年封梅王後事闕

後主子守節

守正

克昌國昌

守素

守通

後主子四人守節其長子也入宋官崇儀副使

守正後主第二子入宋亦為崇儀副使卒宋太宗聞其

家貧詔月給萬錢子克昌為三班奉職國昌為借職  
守素後主第三子宋咸平中官侍禁家亦貧真宗賜白  
金百兩語宰相曰諸偽王子孫率多窘迫蓋借侈之後  
不知稼穡艱難所致也後累官至內殿崇班天禧中又  
錄為閤門祇候

守通後主少子也官宋供奉供官

烈宗女增城公主

增城公主

一作  
縣主

烈宗女也乾亨九年長和驃信鄭仁旻

遣使致朱紫白馬以求昏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  
變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  
一千戶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高祖與遊宴賦  
詩羣臣多不能逮遂以公主妻仁是明年仁是服丹藥  
死公主竟終于其國又高祖清遠公主適閩主璘傳見  
閩春秋

十國春秋卷六十一

十國春秋卷六十二

檢討吳任臣撰

南漢五

列傳

趙光裔

楊洞潛

李殷衡

倪曙

何澤

劉濬

趙光裔字煥業京兆奉天人僑居洛陽

一云洛陽人

父隱唐

尚書左僕射光裔少力學修行與兄光逢弟光胤皆第

進士

舊唐書云光遠乾符五年登進士第光裔光啓三年進士擢第光清大順二年進士登第

軋寧

中光遠以中書舍人為翰林學士承旨光裔累遷司勳郎中弘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兄弟對掌內外制命時論榮之後俱仕梁會梁太祖勅烈宗為清海靜海節度使命光裔以舊職充官告使烈宗遂留之不遣辟置莫府已奏為節度副使及高祖稱帝改元進兵部尚書改門下侍郎與楊洞潛李殷衡同平章事居數年楚勢益張光裔言于高祖曰自馬后崩未嘗通

使于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紆有使  
臣才可以將命高祖從其言楚亦隨遣使報聘光裔為  
相二十餘年府庫完實政事清明輯睦四鄰邊境無恐  
當時號稱賢相又兄光逢相梁弟光胤相後唐及子損  
相繼為相五季之時一家四相當世莫不歆羨初光裔  
自以中朝甲族耻事霸國常怏怏思歸高祖乃習為光  
裔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  
至光裔殊驚喜出不意故為之盡心



楊洞潜字昭玄始興人也先世自唐祭酒潤生遂寧太  
守回回生勉由蜀踰嶺因家焉勉生垂垂生軫軫生洞  
潜幼好經史開典有政略唐末為邕管巡官秩滿客南  
海烈宗師事之表薦試大理評事清海建武節度判官  
時時為烈宗畫策取湖南容管頗為楚人所懼由是顯  
名高祖繼立洞潜首言刺史不宜用武流當廣延中州  
人士置之莫府選為刺史俾宣政教則民受其福從之  
是時鎮南將黎求者

一作球

殺其帥盧延昌自立無何求

暴死牙將李彥圖代知留後事洞潜力請興師取韶州  
刺史廖興遂戰敗奔楚已而楚武穆王又來爭嶺南西  
道高祖復用洞潜等謀累戰俱捷遂盡有五管諸地以  
功表洞潜為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居二年梁以右散騎  
常侍韋戩來和楚漢之難洞潜力勸高祖聯姻楚國以  
靖邊隅乾亨元年高祖即皇帝位擢兵部侍郎同平章  
事洞潜以梁使趙光裔故宰相光逢之弟遜使位居已  
上高祖嘉其意從焉洞潜遂乘間陳吉凶禮法請立學

校開貢舉設銓選國家制度粗有次叙頃之高祖作水  
獄以毒罪人洞潛極諫不聽大有中又命秦王弘度募  
宿衛兵千人中多市井無賴子弟洞潛諫曰秦王國之  
冢嫡宜親端士使治軍旅已過矣况昵羣小乎高祖曰  
小兒輩教以戎事乃過煩公慮一日衛士掠商人金帛  
商人不敢訴洞潛見之嘆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為因  
謝病歸久之不召卒

李殷衡世為趙郡人唐相德裕孫也仕梁太祖為右補

開平二年充嶺南官告副使至則烈宗留之莫府署  
節度判官不時遣還軋亨初官禮部侍郎同平章事居  
無何終于其職先是故唐宰相劉瞻者殷衡姊婿也有  
子贊幼孤而性不慧殷衡教之讀書每督以箠楚不進  
一夕贊遁入嵩山遇白衣叟語之曰與汝開心聰明必  
過人十倍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俄登進士第梁時  
克宗政院學士猶數數念殷衡不忘亦一異云

倪曙字孟曦福州侯官人唐中和時及第有賦名官太

學博士黃巢之亂避歸故鄉會閩王從子延彬刺泉州  
雅好賓客曙與徐寅陳郊等賦詩飲酒為樂未幾西遊  
嶺表烈宗招禮之辟置幕中高祖即位擢為工部侍郎  
進尚書左丞乾亨五年詔同平章事無何以病卒所著  
賦一卷行世

何澤韶州曲江人也事烈宗為清海軍從事長于詩賦  
有俊才子成裕尤工小詞入周與陶穀齊名

按通鑑註  
及歐陽史

唐莊宗時洛陽令何澤係廣州人先時清海節度使劉  
陟為于梁權進士第後歷唐晉官至太常少卿中間爵

里不同似非一人也姑為闕疑

劉濬字伯深其先滑州胙人也父崇望相唐昭宗世父崇龜大順時出為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濬從崇龜流寓廣州因占籍焉烈宗據番禺辟濬居莫府議論多所商定與周傑等同為賓客高祖即位拜宗正卿兼工部侍郎乾亨中高祖練兵于潮欲以侵閩濬言於楊洞潛力行諫沮高祖不聽引兵侵民屯於汀漳境上為閩人所敗而歸大有九年洞潛既病死乃擢

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代之濬在位清簡執持勸高  
祖養民息兵子孫在廣南多有顯者

論曰五季時中原擾攘獨嶺海承平小安民不受兵光  
裔洞潛之功居多殷衡為衛公之後左右霸主無咎無  
譽曙澤用文采顯濬以清執稱聲施百粵亦庶幾名臣  
選焉

陳用拙

王定保

周傑

趙損

黃損

陳用拙本名拙連州人用拙其字也少習禮樂工詩歌  
長遂以字顯唐天祐元年擢進士第授著作郎心惡梁  
王全忠所為假使節南歸加烈宗清海節度同平章事  
烈宗留用之未幾梁王全忠篡位改元開平用拙力勸  
仍奉天祐年號烈宗多其義而不能用遂掌書記攝觀  
察判官比烈宗病革用拙撰表請高祖權知留後高祖  
繼立益信任之乾化四年奉使吳越吳越武肅王與語  
嘉其專對賚以金帛甚厚用拙遂謝歸以獻高祖高祖



自立為皇帝擢用拙吏部郎中知制誥久之卒有詩集  
八卷傳于世尤精音律著大唐正聲琴籍十卷中載琴  
家論操名及古帝王名士善琴者又以古調缺徵音補  
新徵音譜若干卷

王定保南昌人舉唐光化三年進士第南遊湖湘不為  
馬氏所禮已而為唐容管巡官遭亂不得還烈宗招禮  
之辟為幕屬及高祖欲稱帝憚定保不從先遣定保出  
使荆南及即位而定保回知其心未善也預使倪曙迎

勞之且告以建國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  
清海軍額猶在其不見笑于四方乎高祖笑曰朕備定  
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大有初官寧遠軍節度使  
十三年冬代趙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卒定  
保善文辭高祖嘗作南宮極土木之盛定保獻南宮七  
奇賦以美之一時稱為絕倫所著撫言十五卷定保妻  
吳氏唐侍郎子華女也定保既無北歸意吳遂縋服終  
身誓不改適

周傑精于歷算唐開成中登進士起家弘文館校書郎擢水部員外郎遷司農少卿嘗以大衍歷數有差因敷行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云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弟鼎求為封州錄事叅軍天復中傑攜家來南烈宗習其名招至莫府待之上賓數問天道災變傑自以年老常策名中朝耻以星術事人時或稱疾不起烈宗亦未之罪也高祖即帝位強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命占國祚享年幾何傑以

周易筮之遇比之復斷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

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

一云傑筮易得復之  
豐曰凡二卦皆土為

應土之數五二五十七上  
下各五將五百五十乎

高祖大喜賜賚有加速後主

降宋適得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謬稱十為百  
也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子茂元有傳

趙損光裔長子也仕高祖為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  
及光裔歿高祖復以損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大有十  
三年卒

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負大志棲隱靜福山罕與俗接  
為學以該通擅長尤工詩賦遇佳山水留題殆遍自謂  
所學未廣乃擔囊遊洞庭諸名勝結交天下士意豁如  
也嘗著三書類陰符鬼谷之言號曰三要梁初應進士  
舉徧投三書公卿間識者謂此王佐才也已而登龍德  
二年進士第歸自京師適嶺南與中朝隔絕遂家居不  
復入汴高祖既嗣立頗加親任損獻十策乞居莫府自  
效中間多指切權貴衆皆疾之踰年授永州團練判官

累進尚書左僕射高祖取湖南諸州其策皆自損出也  
未幾高祖建南薰殿雕沉香為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  
意輒誅工匠前後十餘人損極諫疑忤高祖意會宰相  
缺羣臣多推損高祖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無何  
嬰足疾退居永州北滄塘湖上詩酒自娛竟病卒或曰  
一夕遁去莫知其存亡子若孫肖象事之越三十二年  
損忽歸家索筆題詩而出人皆以為神僊云先是損學  
于廬山與桑維翰宋齊丘友善每論天下事二人自以

為不及常同遊五老峰暫憩盤石上遇老叟長嘯而至  
指維翰曰公當位宰相然而狡狡則不得其死謂齊丘  
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死獨異損曰子有道  
氣可隱居若求富貴不過偏方一名官爾後卒如叟言  
損常與都官員外郎鄭谷僧齊已定近體詩諸格為湖  
海騷人所宗有桂香集若干卷射法一卷

論曰用拙欲遵天祐之號定保不與建國之謀傑耻言  
星術溷迹義和矯矯之風俱有足嘉者趙損繼秉國鈞

不永所事黃損才大遇嗇未展其能惜哉



十國春秋卷六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劉書